

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

岑 仲 勉

元代初期曾於天山南路設驛，近世中外人士研究蒙古史者夥頤，惟於此一路驛站及其當今何地，曾未之及。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驛站門沙州下亦祇云：「自此至兀端至（至或五之訛）千餘里」，闕舉站名。茲故彙錄而證之，將以求元初西北交通之一斑，而馬哥孛羅來華，蓋正丁至元十一年正月設驛之後，（參本集刊五本四八六頁拙著蒙古史札記）藉此更可爲馬哥游記添一類考據資料也。

元史一二一按竺邇傳，「戊子，鎮刪丹州，自敦煌置驛抵玉關，通西域」，同書八至元十一年正月，「立于闐，鴉兒看兩城水驛十三，沙州北陸驛二，」同書一二至元十九年九月，「別速帶請於羅卜，闐里輝立驛，從之，」又同書一四至元二十三年正月，「立羅不、怯台、闐廩、幹端等驛」，此有元一代天山南路南部站亦可考之大概也。試將至元十九與二十年本紀比觀，羅不即羅卜，闐廩即闐里輝異譯，均無庸疑。幹端（名見玉堂嘉話三）即于闐，亦不待論，西遊錄之五端，元經世大典圖之忽炭，祕史之兀丹，站亦之兀端，明史之阿端，（1）皆其異名也。鴉兒看元史一二〇曷思麥里傳作押兒牽，（2）即今葉爾羌。所待證者羅卜、怯台、闐里輝三地耳。

甲 羅 卜

西域記一二，「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，即樓蘭地也，」吐蕃語稱鄯善大城爲 Nob-chen，小城爲 Nob-chung，清初人則繙作洛普，（3）後又通寫作羅布。侍行記五云：「又按今呼羅布，乃納縛波之合音也，」其實羅布祇「納縛」兩音之轉變。由元史之羅卜，羅不兩寫法觀之，首音由 n 轉爲 l，固自元初已然矣。

肅州新志云：「羅布淖爾在火州之南，由土爾番往南約五百餘里有大澤一區，

方圓數百里，塔里木河自西南來，額爾勾河自正西來，海都河自西北來，咸會於此。自沙州之哈喇淖爾正西小徑亦可通，計程不及一月，」今觀元史至元十一年方於沙州北立陸驛二，是十九年別速帶所請增設羅卜等驛，蓋將以延長西行之線矣。蒙兀兒史記八云：「卜亦作不，即今羅布淖爾，」所見大致固不差，但依近來探險所發見，羅布泊元有新舊之分，且泊地甚廣，當日設驛約在某方，屠說亦欠指實，似當作進一步之推測。惟此問題牽涉太廣，非詳徵中外書說加以解辨不可，今印刷滋難，應俟將來再詳論之。

乙 怯 台

新唐書四〇云，「蒲昌……西有七屯城，弩支城，有石城鎮，播仙鎮，」同書四三下引賈耽四夷通志云，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，漢伊修城也。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，漢樓蘭國也，亦名鄯善，在蒲昌海南三百里，康鑑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。又西二百里至新城，亦謂之弩支城，鑑典所築。又西經特勒（勤）井，渡且末河，五百里至播仙鎮，故且末城也，高宗上元中更名。」此方沙漠廣延，元人西行，度亦不外斯路，七屯應是古屯之訛。（4）古屯二字，似因漢書西域傳「國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」而得名，猶云古代屯田之城也。但假使漢名傳久失真而「屯」字失去n收聲，即古屯有變爲怯台之可能，（5）余故謂元之怯台驛，應建於唐代古屯城之地。履之今輿，則侍行記五以爲密阮（Miran），斯坦因以卡克里克（Charkhlik）當漢伊循，考卡克里克之原音本作 Khadalik，土人或呼曰 Kuduk-Kol，（6）即拉施特書之 Katak，西藏文書之 Ka-dag，（7）凡此諸音，如失去聲尾，均與怯台甚肖，其地爲羅布泊西行所必經，以當元之怯台，唐之古屯，可無疑也。（例如黑韃事略紀忒郡王。元史一二〇朮赤傳作怯台，見王國維事略箋證，此怯台雖是人名，然可見喉音收聲之忒，同時亦或失去而變台也。）

新五代史七四引高居誨記（晉天福三年）云，「沙州西曰仲雲，其牙帳居胡蘆磧，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，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，至大屯城，……自仲雲界西始涉蘆磧，……又西渡陷河，」此大屯城應即賈耽之古屯城，光啓二年（八八六）所寫地理殘本之屯城或小鄯善城，（8）而吐蕃語所云 Nob-chung 也。惟同書又稱「古屯城

在屯城西北，」似中間城址曾經遷移，要相去不遠，於本編考證無大關係，可不具論。

丙 闐里輝或闐鄺

元史一四至元廿四年七月又云，「立闐鄺屯田」。按羅卜，怯台兩名，既得所指，闐鄺今地，可直斷爲卡牆矣。侍行記五云，「六十里布古里克，渡卡牆河，（一作切鐸河，……）沿河西南行，八十里抵敏託海，七十里英蘇，八十里塔得朗，六十里卡牆，（回民四百戶，舊名策爾滿，西北有古城，周十餘里，漢且末國，唐之播仙鎮，）」按卡牆外人稱 Chorchand 或 Cherchen，近譯車爾成，與闐鄺——如今之 Khojend 元史作忽纏——對音甚合，余嘗謂唐人翻譯，間以麻、馬等韻字肖外語之 r，此以闐對 cher，則元初尙有其例。若卡牆、且末，在言音上似無聯係，但依前陶氏說，其地舊名策爾滿，考佉盧漢簡有 Calmada，斯坦因證爲大唐西域記之折摩馱那，亦卽且末，⁽⁹⁾如流音略去，則 Camad 等於且末，如 d 變 n，則 Calm.an 等於策爾滿。然則西漢且末之稱，至晚近尙未完全喪失也。闐里輝當卽闐鄺之訛轉。

大全文集五〇兀良氏先廟碑銘云，「丙戌年，取撒里畏吾兒，的斤寺門等部」，元史一二一速不台傳云，「帝命度大磧以往，丙戌，攻下撒里畏吾，特勒赤閼等部，及德、順、鎮、戎、蘭、會、洮、河諸州」，兩文比讀，知後之特勒乃特勤訛，而赤閼與寺門爲同一；再從前節觀之，此特勤蓋因地而名，寺門赤閼與策爾滿，皆一音之轉耳。

由全文觀之，則敦煌迤西至于闐，元初固嘗通行，且曾置驛。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證乃云，「至魏書西域傳雖言出西域其道有四，而漢時南道諸地，絕不敘及，知此道之亡，實始是時，……觀此，知此道開通之故，始因乾隆之用兵，繼因安夷之侵入」，又云，「前許侍郎景澄著西北邊地考證，謂漢時天山南道，本由羅布淖爾西達和闐，自唐以後，其道遂湮，與余說正合」，則未知元代初期敦煌迤西，固有通道，卽下至明初洪武、洪熙之際，藍玉等亦曾用兵其地，（參拙著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東四衛考一六四及一七二頁）許、丁兩家爲失考矣。

三十一年三月下旬，南溪板栗坳。

- (1) 西遊錄 李注云，「明史作阿端，又沿古名作子闐，均非兩地」，是也；顧又云，「憲宗紀作擴端」，則誤人名爲地名，擴端卽太宗子闊端，見譯文證補二。丁謙 大典圖考證云，「忽炭……而元史憲宗紀別作擴端，曷思麥里傳作鄂端」，以擴端爲地名，亦沿李氏之誤；又今曷思麥里傳作斡，非作鄂。
- (2) 布氏 中世紀研究下卷四七頁誤以耶律希亮傳之也里虔卽押兒牽異名，蒙兀兒史記承之，已辨見拙著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廿一頁。
- (3) 見漢書六一齊召南考證及同人水道提綱二八。
- (4) 輔仁學誌三卷二期樓蘭鄯善問題五頁。
- (5) 例如漢之柳中，唐之蒲昌、赤亭，後皆訛變而失去聲尾。
- (6) 斯坦因 最閉處的亞洲卷一第一二九頁。
- (7) 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一年三〇二頁。
- (8) Thomas 以藏文 Rtse-thon 當七屯音驛(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四年九六頁)，此問題應與羅卜別論之。
- (9) 古代于闐三一頁。